且行且思

一堂合唱课,看见乡村教育的变迁

益阳市资阳区教育局 包芬

近日,在益阳市资阳区迎风桥镇黄花仑小学开展办学水平督导评估,一堂专业生动的音乐合唱课让我驻足良久。孩子们眼神明亮,整齐的合唱声萦绕校园,让我看见优质均衡在乡村落地最真实、最温暖的模样。

我是一名90年代的农村学子,经历过乡村教育资源匮乏的年代。彼时,乡村学校没有专职音乐教师,带课的是刚参加工作的年轻班主任,受条件所限,只能凭喜好教我们唱流行歌曲,如《笨小孩》。我们的音乐课没有乐理讲解、节奏训练,更没体验过合唱,只觉得有歌可唱就快乐。如今回望,才懂那是一代乡村孩子美育的空白。

时隔20余年,再次走进乡村校园,景象焕然一新。专职音乐教师从容授课,气息、音准、合唱配合,专业细致、有条不紊。看着孩子们沉浸式感受音乐之美的样子,我内心满是触动。

同样的乡村校园,不同的教育光景。2025年下半年,资阳区启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县创建,先后通过省级实地核查、质量监测和社会认可度调查,今年10月完成教育部反馈资料补充。作为一线督导人员,两年间,我奔走在各中小学,见证、参与乡村教育的蜕变。优质均衡不是空洞口号,而是师资优化、课程完善、资源下沉,让乡村孩子和城里孩子一样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,拥有接触艺术、热爱生活、发现美好的机会。

当年,乡村美育缺位,本质是专业师资缺失;如今,美育蓬勃绽放,正是优质均衡落地、师资配齐建强的最好印证。专业教师扎根乡村,规范课程落地课堂,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被美育滋养、温柔托举。

一堂合唱课,半部教育变迁史。从无专业师资、无规范美育,到专职教师常驻、特色课堂常开,数十年的时光更迭,让乡村教育实现质的飞跃,也让教育督导、优质均衡创建工作的意义更加清晰。

治班锦囊



周一清晨,我刚走到教室门口,争吵声便扑面而来:“这课桌是我的!”

了解后得知:周一轮换座位,小宇分到的那张课桌里堆着上周遗留的垃圾,他便悄悄和小婷调换了课桌,结果被当场发现。

我没有制止,没有说教,而是径直走到那张被冷落的脏课桌前,蹲下身,一点一点清理里面的纸屑和垃圾。我想用行动告诉他们:解决问题的方式,不是争抢,而是主动承担。

两个孩子愣住了,随即松开抓着桌子的手,红着脸围过来帮我。

收拾完毕,两个孩子局促地站在我面前。我没有急着让他们认错,而是递上两张纸,轻声说:“来,我们换个角度想一想——假如你是对方,你会怎么想?又希望对方怎么做?把想法写下来。”

写完后,我请他们上台分享。说着说着,两人的声音低了下去,主动向对方道了歉。教室里响起热烈的掌声。

我顺势抓住这个生长点,把一次调解升华为班级共识。当天晨读,我组织主题讨论:“假如我是他,我会怎么做?”同学们纷纷发言,最终达成共识:主动清理自己的物品,让一让不争抢,多为他人着想。不少同学红着脸跑向曾经闹过矛盾的小伙伴,真诚道歉。彼此的心,贴得更近了。

为了让宽容的种子真正扎根,我布置了一项小任务:收集关于宽容的故事和名言,每天语文课前分享5分钟,为期一周。渐渐地,“严于律己,宽以待人”成了班级不成文的约定。

育人手记

收不回的作业

邵阳市北塔区状元中学 邓晶晶

每次美术课结束,最头疼的是收作业。软磨硬泡,连哄带吓,收齐七八成就算不错。

那天美术课,作业是画身边的一个角落。下课铃响,照例催作业。学生陆续交来,我随手翻看。

突然,一张作业让我愣住了。

画的是教室后排的角落:一把扫帚,一个簸箕,墙上贴着班级公约。构图歪扭,透视也不准,用的还是最普通的铅笔。但角落里,蜷着一只猫,睡得很安稳。

我问班长:“这是谁画的?”

“邓星。”班长指了指后排,“那个男生。”

邓星是班上最沉默的学生,成绩中游,不惹事,也不爱说话。我几乎没跟他说过话。

我拿着画走到他座位旁:“这只猫,我好像见过?”

他点点头:“它常在后门晒太阳。”

“怎么想到画它?”我问。

他沉默了几秒,说:“我觉得它挺可怜的。没家,也没人管。但是它好像也不在乎。”

我不知道怎么接话。他又说:“老师,这幅画不用打分,我就是想画下来。”

回到办公室,我把那张画看了很久。我忽然意识到,他画的,也许不只是猫。

那周的评语,我破例写了很长:“你画的猫让我觉得很安静。尤其是它闭着眼睛的样子,好像整个世界都和它无关。你能画出这种状态,说明你真的‘看见’了它。这是比技巧更重要的东西。”

从那以后,邓星每次作业都按时交,画的依然是身边不起眼的东西,每一幅都有缺点,却特别有“注视感”。

期末,他交了一幅画,叫《收作业的美术老师》。画上的我埋在一堆画纸里,眉头紧锁。旁边配了一行小字:“老师收作业的时候,最认真。”

我笑了。原来,我看他的时候,他也在看我。

乐学乐教

那行被涂改的批注

□ 王霞

讲朱自清《背影》这一课,我预设好了课堂走向:抓住买橘子的段落,品味“蹒跚”“探”“攀”这些动词,体会朴素文字背后深沉的父子之情。我以为,这会是一节平顺、完整的语文课。

我穿梭在课桌间,俯身看学生课本上的批注。走到教室后排,我停在小宇桌边。

小宇平时沉默寡言。他的课本上,黑色圆珠笔涂了又划,只隐约露出几个字:“我爸爸不会这样。”

我的脚步停住了。

此时,讲台方向传来学生的发言:“父爱就是默默付出。”大多数学生点头附和,而小宇则垂着眼,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课本被涂改的那一处。

我凑近他,声音压得很低:“没关系,写不出来,或者想法不一样,也可以说出来。”我没有强迫他当众发言,而是转身回到讲台,临时调整了教学环节。

“刚才我们读懂了朱自清笔下的父亲。但老师想问大家,是不是所有父亲都用‘爬月台买橘子’这种方式来爱孩子?”

教室里安静下来,有人小声说:“好像不是。”

“有的父亲不善言辞,很少做这样的事;有的父亲严厉,常常批评孩子;还有的同学,与父亲之间甚至有隔阂。读《背影》,不是要我们都拥有一模一样的父亲,而是学会读懂:爱有千万种模样,也有千万种距离。”

我看见后排的小宇,脊背慢慢舒展,抬起头,目光投向了黑板。

下课铃响,我把小宇叫到走廊。我没有追问他家里发生了什么,只是指着那团涂改痕迹说:“刚刚那半句话,你可以不用划掉。读书,要允许自己有不一样的感受,不必强求和课文完全一致。”

他沉默片刻,小声开口:“我爸爸在外打工,很少回家。我们很少有这样温情的时候。读到这里,我有点难受。我怕说出来,大家觉得我不对。”

几天后的作业本里,小宇在周记中写下一段文字,末尾,他写道:“读《背影》,我没有感动得想哭,但我好像懂得,不是所有的爱都会写在书上。”

这节临时调整了预设的语文课,让我对课堂有了新的理解——真正的课改,不只是教学方法和课堂形式的翻新,更在于看见那些沉默的孩子,看见那些不敢说出口的想法。